

西贝 / 著

静思录

A
Century
of
serenity

西贝：

生于天津，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。曾在天津大学建筑分校数学教研室任教。移民澳洲后，取得悉尼科技大学信息网络技术硕士学位。先后任 IATA、UNISYS、PRGX 职员。做系统分析程序设计工作。自幼喜爱诗歌，曾在中国内地、台湾、香港、澳门及澳洲等发表过诗歌、小说、散文。短篇小说《愤怒的蜥蜴》曾获台湾中央日报海外华文小说佳作奖。英文诗 Red Spider 曾获 Australia Scribblers National Literary Competition 2013 - Poetry 佳作奖。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A
Century
of
Serenity

静
守
百
年

西贝(Helen Jia)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静守百年 / 西贝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

2016.3

ISBN 978-7-5153-4111-8

I. ①静… II. ①西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53699 号

书名题签: 雷平阳

插图: 吴棣

责任编辑: 彭明榜

书籍设计: 孙初 + 林业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

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57350506

门市部电话: (010) 57350370

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787mm × 1092mm 1 / 32 7.5 印张 112 千字

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8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 57350377

庄子《逍遥游》

鹏之徙于南溟也，水激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。

南溟出版基金之创立是为了纪念萧宗谋先生。萧先生任世界书局总经理多年，对台湾出版界贡献良多，曾因领导出版《永乐大典》流失于海外的珍贵佚文而获金鼎奖，临终得见《四库荟要》面世，含笑九泉。

南溟出版基金以资助澳洲及新西兰华文作家出版其作品为宗旨。凡在澳洲及新西兰以华文写作者，均可申请。

特此鸣谢南溟出版基金资助本书出版

南溟出版基金评审委员会评语：

《静守百年》，让诗歌重回自然，重回美好纯净。
含蓄，有丰富的诗味，且蕴藏哲理。

静守百年



梦游 插图 / 吴棟

你是梦游者
梦魔女郎正在呼唤
她弹的曼陀林
在幽蓝的月光下
筑起银亮的阶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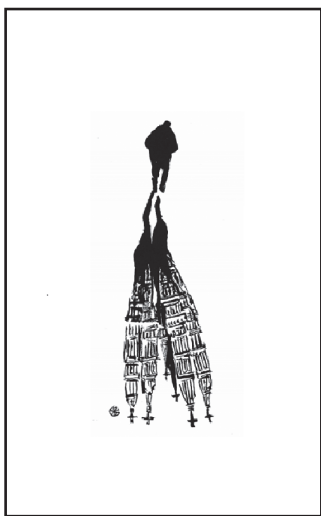
静守百年



面具 插图 / 吴棣

一张苍白的石膏的脸
曾挂在壁橱后面
后来它被留在阁楼
再后来它被你遗忘

静守百年



复活节的纪念 插图 / 吴棟

夜空耸立着十字架
路灯昏暗 寂静
雨开始为耶稣低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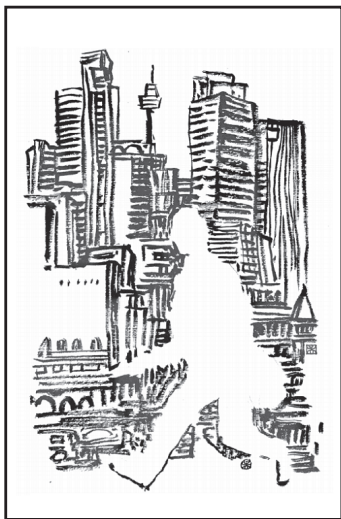
静守百年



散落的珠子 插图 / 吴棣

珠子串起的姐妹
一群最亲密的情感
最后的笑语
在水面上蒸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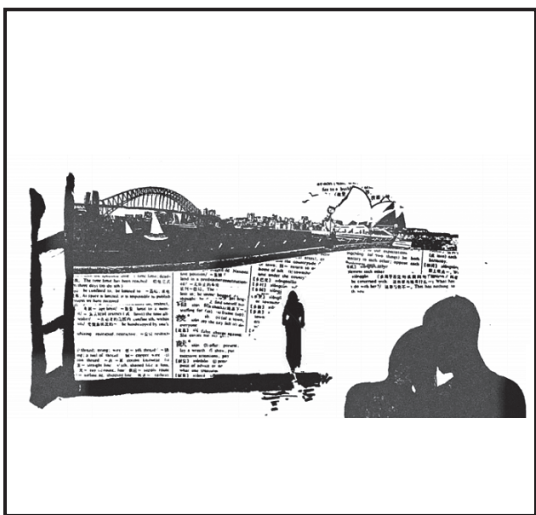
静守百年



行人 插图 / 吴棣

走向面孔
走向阴影下移动的花朵
走向夏天靡靡的气息
或者 走向笔直的空旷

静
守
百
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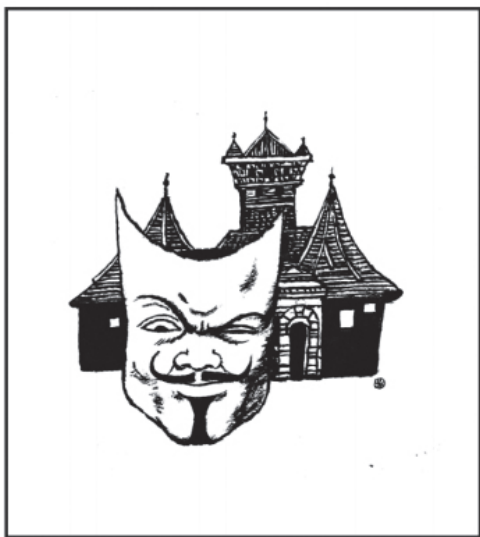


告别 插图 / 吴棣

告别一个梦
告别一方梦的白色陵园

走进青蓝的海
捡拾贝壳下流失的音乐

静守百年



游戏 插图 / 吴捷

所有的喜剧或悲剧
英雄 小丑 乌托邦
都压缩在盘里
寂静的夜晚
脱掉外衣
打开魔幻的空间
走进传奇

洁白的完美与遗忘

——西贝《静守百年》序

吕进

诗的天空理所当然地应该更多地属于女性。诗是仰仗想象力的艺术，一个没有想象力的人是很难想象能够成为诗人的，而女性最善于张开想象的翅膀。诗是情感的领域，诗与冰冷的个性无缘，而女性从来就是情感的富有者和守护者。诗是内视的文学，诗不善于讲述外视世界的复杂故事，而女性常在内在世界留连。诗的自传性、私人性、身世感、无名性等等文体特征都与女性的天性相通。

当然，女诗人作为社会的成员，她不会选择把女性当做双性社会唯一的支柱。所以，几乎所有和我有交往的知名汉语女诗人，无论是大陆的舒婷、傅天琳，还是台湾的席慕蓉、蓉子，在写诗的时候，都对单一的性别立场保持警觉。她们宣称，自己首先是诗人，而不只是女性，诗是属于整个社会的。

女性诗歌不必是一个题材概念，但一定是一个性别概念。也就是说，对于女性诗歌，“女性”是创作主体的限定词。如果我们判定闻一多的《忘掉她》、臧克家的《当炉女》、余光中的《女高音》是女性诗歌，显然就不妥贴了。男性诗人的女性题材诗作不属女性诗歌范畴。相反，女性诗人的“他者”题材作品的归属无疑仍是女性诗歌。因为，女性诗歌显示给读者

的是女性的视角、女性的感应和女性丰盈的生命力。

我们读读澳大利亚女诗人西贝的《小白鼠》吧：

小白鼠长大了
就要被剪破肚子
因为小的时候
人把某种抗体
注入它们的体内

宁静的试验室
小白鼠用血
养殖那些抗体
它们的肚子在膨胀
行动迟缓 艰难

小白鼠被剪开了
血流进玻璃的量杯
白色的尸体
像用过的包装袋
堆在垃圾箱里

观测鲜红的血沉淀
透明的抗体浮出
你蓦然想到
从痛苦中分离禅的过程

玻璃的量杯 其中
百分之一是抗体
百分之九十九
是小白鼠浓稠的血

复杂与微妙的情感体验。这种对于痛苦的小白鼠的悲悯情怀，来自女性的敏感和细腻：一条活生生的生命，受够折磨、流尽鲜血以后，就这样变成了垃圾箱里的白色尸体。但是，西贝诗人，她不可能就在悲悯面前止步，由小白鼠的死亡过程，她想到了禅与痛苦的人生。于是现实世界的小白鼠变成了诗歌意象的小白鼠，蕴含了诗人深一步的诗思。

欣赏西贝的诗集《静守百年》，就是在和一位富有教养的女诗人对话。在喧哗的世界里，她宁静地守护着自己的内心。她不拒绝对日常生活的表达，而是从表达里显示出，她从寻常的事物里寻找诗美的能力，寻找心灵的栖居地的能力。

以心观物，是西贝写诗的基本方式。无论写内心状态，写身世，写风景，还是写草木，她的运笔方式多是现实的心灵化。用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话，她是在“以心击物”，然后使“物皆著我之色彩”（王国维语）。“击物”，就是以“心”去分解“物”和重组“物”：物因心变，变得似而不似，不似而似，她笔下的世界就这样变成了她的心灵太阳重新照亮的崭新世界。

下面是西贝的《雪》——

雪落在冬天的路上
 多么喧哗的街道
 行人和他们的孩子走来
 雪僵硬了 凝成一片透明的冰

雪落在隆起的屋顶
 多么温暖的房子
 雪 融化为晶莹的泪
 顺着屋檐滴落

雪落在荒凉的山野
 太阳照不到的地方
 她静静地绽放
 一片洁白的完美和遗忘

这的确是雪，它落在路上，落在屋顶，落在荒野。但是，这更是诗歌世界的“雪”，它是泪滴，它能绽放。在“雪”的背后是诗人，一位女诗人对洁白的向往：“太阳照不到的”人生和世界的洁白。

观察西贝的另一个角度，是她不仅是女诗人，而且是来自中国的女诗人。在她的诗篇里，随处可以读到乡愁：碧绿的，蔚蓝的，或者其他颜色的。一床旧被子也可以触发诗思：“无法割舍的，是旧被子 / 那温暖熟悉的气息 / 那贴在皮肤上的 / 温柔细薄的惬意”。诗人这样吟唱盐湖水里盐与水终究要

面对的分离，盐湖水啊，是“莹白苦涩的结晶”。而诗人对滴滴答答的水龙头的感应，是它在寂静的夜里哭泣。“失眠的人彻夜／在黑暗里聆听”。在汉语诗歌里，月亮从来是相思的符号。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（张九龄），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（杜甫），“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”（王安石），都是千古名句。在静寂的月夜，诗人问道：“今夜月光的叹息／是否会使你醒来？”

诗集里有一首《悬浮液》，很精彩：

细小的油珠

漂浮在水中

它们，永远

不会溶于水

任凭你怎样搅动

它们悬浮着，漠然

带着游离的孤独

诗总是这样：诗笔落墨的地方不一定是诗人想告诉你的，诗在笔外，情在墨外。诗人写的是悬浮液，实际上是在倾诉一种惆怅，倾诉一种游离的孤独。我猜想，这可能是移民澳洲初期的作品吧，浓浓的乡愁带来的孤独不离不弃，“任凭你怎样搅动”，总是游离在他乡，悬浮在异国。西贝还有一首《无根的植物》：“美人鱼在海底不停地弹着琴／歌里歌外漂泊的游魂／唱着叶落归根”。这首诗不由使我想起菲律宾诗人云

鹤的名作《野生植物》——

有叶 却没有茎
 有茎 却没有根
 有根 却没有泥土
 那是一种野生植物
 名字叫 游子

是呀，无论在亚洲，还是在澳洲，游子的思绪其实是相同的，不同的只是诗人的表达。比起云鹤，西贝的表达更内在，更婉转，更具女性气质。

西贝是华裔，汉语是她的母语。汉语是目下世界上三分之一以上人口运用的语言，也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。如果从仰韶文化算起，汉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四五千年以前。这是人类的骄傲：我们的星球竟然拥有生命力、延续力、更新力如此强大的语言。从诗的角度，汉语简直就是天赋的诗的语言。汉语的文字不是表音文字，而是表意文字，这就具有很强的营造意象的功能，有的文字本身就是意象。汉语的文字不是音素语言，而是音节语言，一般而言，一个汉字就是一个音节，丰富的单音词，再加上汉语语法不像其他语言那样繁杂和严密，比较松散，这就使汉语具有十分灵活的组合功能：虚实相融，语序自由，词类变换犹如万花筒。西贝的母语为她开拓了诗的天地。

当下有一个流行很广的伪命题——“文化全球化”。在有些人那里，文化全球化就是文化的西方化、美国化。其实，全球化特定的是指的科学和技术标准的一体化，和狭义的文